



William Faulkner

福克纳文集

我弥留之际

李文俊 译

William Faulkner

福克纳文集

我弥留之际

李文俊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弥留之际/(美)福克纳(Faulkner, W.)著;李文俊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4. 4

(福克纳文集)

书名原文: As I Lay Dying

ISBN 7-5327-3302-5

I. 我... II. ①福... ②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3496 号

William Faulkner
AS I LAY DYING

Copyright © 1930 by William Faulkner

Copyright © renewed 1975 by Jill Faulkner Summers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
Publishing House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,
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 Ballantine Publishing Group,
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
图字:09-1997-081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

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我 弥 留 之 际

〔美〕威廉·福克纳 著

李文俊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10 1/32 印张 7.875 插页 2 字数 185,000

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 3,600 册

ISBN 7-5327-3302-5/I·1935

定价: 19.0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,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“他们在苦熬”(代序) 李文俊

/ 1

人物表

/ 1

达尔

/ 1

科拉

/ 3

达尔

/ 7

朱厄尔

/ 10

达尔

/ 12

科拉

/ 16

杜威·德尔

/ 20

塔尔

/ 22

安斯

/ 28

达尔

/ 32

皮保迪

/ 34

达尔

/ 39

瓦达曼

/ 44

杜威·德尔

/ 48

瓦达曼

/ 54

塔尔

/ 56

达尔

/ 61

卡什

/ 67

瓦达曼

/ 69

塔尔

/ 70

达尔

/ 78

卡什

/ 80

达尔

/ 81

瓦达曼

/ 83

达尔

/ 86

安斯

/ 88

达尔

/ 90

安斯

/ 92

萨姆森

/ 94

杜威·德尔

/ 101

塔尔

/ 104

达尔

/ 108

塔尔

/ 116

达尔

/ 120

瓦达曼

/ 128

塔尔

/ 130

达尔

/ 134

卡什

/ 142

科拉

/ 143

艾迪

/ 146

惠特菲尔德

/ 153

达尔

/ 156

阿姆斯特

/ 159

瓦达曼

/ 168

莫斯利

/ 171

达尔

/ 178

瓦达曼

/ 182

达尔

/ 183

瓦达曼

/ 185

达尔

/ 188

瓦达曼

/ 192

达尔

/ 195

卡什

/ 201

皮保迪

/ 207

麦高恩

/ 209

瓦达曼

/ 216

达尔

/ 219

杜威·德尔

/ 221

卡什

/ 223

达尔

朱厄尔和我从地里走出来，在小路上走成单行。虽然我在他前面十五英尺，但是不管谁从棉花房^①里看我们，都可以看到朱厄尔那顶破旧的草帽比我那顶足足高出一个脑袋。

小路笔直，像根铅垂线，被人的脚踩得光溜溜的，让七月的太阳一烤，硬得像砖。小路夹在一行行碧绿的中耕过的棉花当中，一直通到棉花地当中的棉花房，在那儿拐弯，以四个柔和的直角绕棉花房一周，又继续穿过棉花地，那也是脚踩出来的，很直，但是一点点看不清了。

棉花房是用粗圆木盖成的，木头之间的填料早已脱落。这是座方方正正的房屋，破烂的屋顶呈单斜面，在阳光底下歪歪扭扭地蹲着，空荡荡的，反照出阳光，一副颓败不堪的样子，相对的两面墙上各有一扇宽大的窗子对着小路。当我们走到房子跟前时，我拐弯顺着小路绕过房子，而在我十五英尺后面的朱厄尔却目不斜视，一抬腿就跨进窗口。他仍然直视前方，灰白的眼睛像木头似的镶嵌在那张木

然的脸上,他才走了四步就跨过房间的地板,姿势发僵像雪茄烟店门口的木制印第安人。他穿着打补钉的工裤,大腿以下倒是挺灵活的,他又一步跨过对面的窗子,重新来到小路上,这时候我刚从拐角绕过来。我们又排成单行,两人相距五英尺。现在是朱厄尔走在前面。我们顺着小路朝断崖底下走去。

塔尔的大车停在泉边,拴在栅栏上,缰绳绕在座位支柱上。大车里放着两把椅子。朱厄尔在泉边停下,从柳树枝头取下水瓢舀水喝。我越过他登上小路,开始听见卡什锯木头的声音。

等我来到小山顶上时他已经不锯了。他站在碎木屑堆里,正把两块木板对拼起来。给两边的阴影一衬,木板金黄金黄的,真像柔软的黄金,木板两侧有铰子刃平滑的波状印痕:真是个好木匠,卡什这小子。他把两块木板靠在锯架上,把它们边对边拼成挺讲究的木盒的一个角。他跪下来眯起眼睛瞄瞄木板的边,然后把它们放下,拿起铰子。真是个好木匠。艾迪^②·本德仑不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木匠和一副更称心的寿材了。这可以给她带来自信,带来安逸。我继续朝屋子走去,背后是铰子的操作声:

哧克 哧克 哧克

① 这是盖在棉花地当中临时堆放棉花的小屋。

② 艾迪(Addie)一般不用作女人名字,应系阿黛尔、阿德莱德或艾德琳的简称。

科拉

因此我省下鸡蛋，昨天烤了些蛋糕。蛋糕烤得还蛮像样呢。我们养的鸡真帮忙。它们是生蛋的好手，虽然在闹负鼠和别的灾害之后我们已经所剩不多了。还闹蛇呢，夏天就闹。蛇糟践起鸡窝来比什么都快。因此，在养鸡的成本大大超过了塔尔先生的设想之后，在我向他担保鸡蛋的产量肯定会把费用弥补回来之后，我就得格外上心了，因为是我作了最后保证之后我们才决定养的。我们本来也可以养便宜些的品种，可是那回劳温顿小姐^①劝我买好品种时我已经答应她了，塔尔先生自己也承认从长远来说养优良品种的牛和猪还是划得来的。因此在我们失去了那么多只鸡之后我们自己就舍不得吃蛋了，因为我不能让塔尔先生来责怪我，要知道是我作了保证之后我们才养鸡的呀。因此当劳温顿小姐跟我提起蛋糕的事之后，我想对了，我可以烤蛋糕嘛，每回赚的钱加在整群鸡的净值里就相当于两只鸡了。而且每回可以少放一个鸡蛋，这样一来连鸡蛋本身也不值几个钱了。那个星期母鸡蛋下得真多，我不单留出了准备卖的蛋，留

出了烤蛋糕的蛋,而且剩下的蛋连买面粉、糖和柴禾的钱都够了。因此昨天我就烤蛋糕了,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这么上过心呢。蛋糕烤出来一看还蛮像样。可是今天早上我们进城劳温顿小姐告诉我说那位太太又变卦了,她最后又不想举办晚会了。

“不管怎么说她也应该把订的蛋糕买走的,”凯特说。

“唉,”我说,“我想事到如今,这些蛋糕对她来说也没用了。”

“那她也应该把蛋糕买下来的,”凯特说。“这些城里的阔太太主意变得真快。穷人可没法跟她们学。”

在上帝面前财富算不了什么,因为他能够看透人心。“没准星期六我可以拿到集上去卖掉,”我说。蛋糕烤得还真不错呢。

“你一个蛋糕连两块钱都收不回来,”凯特说。

“唉,反正我也没花什么本钱,”我说。鸡蛋是我省下来的,糖和面粉是我用一打鸡蛋换来的。这些蛋糕倒没让我花一个子儿,塔尔先生也明白,我省下来的蛋已经超过了我们打算要卖掉的,因此这些蛋就跟捡来或是别人白给的一样。

“既然她事先等于跟你说好了,那她就该把那些蛋糕买下来,”凯特说。上帝可以看透人心。如果那是他的旨意:某些人对诚实的看法可以跟别人不一样,那就更不应该由我来对他的旨意表示怀疑了。

“我看,她本来就不需要什么蛋糕,”我说。这些蛋糕烤出来一看还真不错呢。

尽管天那么热,被子却一直拉到她下巴那儿,露在外面的只有她的两只手和一张脸。她上半身靠在枕头上,头支得高高的让她可以望见窗外,每回他用铧子或是锯子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就算我们

① 福克纳在他另一部作品《村子》的初稿里也提到这位劳温顿小姐,说她是到农村向大众示范宣讲农业技术的“县示讲员”。

耳朵聋了,单看她的脸我们也能听见他的声音,看见他的动作。她的脸瘦得只剩皮包骨,显露出一根根白色的棱条。她的眼睛像两支蜡烛,那种烛泪可以滴落进铁烛台槽孔里的蜡烛。可是永恒、永生的解救和神恩却还没有降临到她的头上。

“蛋糕烤得还真不错,”我说。“可是远不如艾迪以前烤的那么好。”你从那只枕头套就可以看得出那个姑娘的洗、熨衣服的本事怎样了,那还能叫活儿吗。也许这正好反映出她对闺女的盲目信任,躺在那儿听任四个男人和一个野里野气的姑娘来摆布和服侍。“这一带没有一个女人烘烤东西能比得上艾迪·本德仑,”我说。“只要她能起床再做蛋糕,我们做的连一个也卖不出去。”在被子底下她整个人还没有一根棍子粗,完全是凭了玉米衣床垫的窸窣声我们才知道她还在呼吸。连她脸颊上的头发也一动不动,即使是她那个闺女站在她的身旁用一把扇子给她扇风。我们看她的时候,那姑娘把扇子换到另外一只手里,扇扇的动作却没有停下过。

“她睡着了吗?”凯特悄声问道。

“她是在瞅窗外的卡什呢,”姑娘说。我们能听见锯木板的声音。听起来像是有人在打鼾。尤拉转过身朝窗外看去。她的项链给那顶红帽子一衬显得非常漂亮。你不会想到它只值两毛五分钱的。

“她应该把那些蛋糕买下来,”凯特说。

这笔钱本来可以让我派大用场的。不过老实说这些蛋糕没让我花多少钱,就只在烘烤上面费了点工。我可以跟他说每个人都免不了会出点纰漏的;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出纰漏而又不受损失的,我可以这么跟他说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出了纰漏而又能把它们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去的,我还可以跟他说。

有人穿过门厅走进来。那是达尔。他经过房门时并没有朝里面

看。尤拉看他走过,看他走到后面去消失不见。她的手举起来轻轻地摸摸她的珠子,又捋捋自己的头发。当她发现我在瞅她时,她的眼睛变得毫无表情。

达尔

爹和弗农坐在后廊上。爹正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嘴唇往外拉，把鼻烟盒盖子里的鼻烟往下嘴唇里倒。我穿过后廊把水瓢伸到水桶里舀水喝，他们扭过头来看我。

“朱厄尔在哪儿？”爹说。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发现水在杉木水桶里放上一会儿要好喝得多。凉凉的，却又有一点儿暖意，有一股淡淡的香味，就像七月天杉树林里的热风。至少要在桶里放六个小时，而且得用水瓢喝。用金属容器喝水绝对要不得。

到了晚上水就更好喝了。我总是躺在门厅的地铺上，听到大家都睡着了，再爬起来回到水桶边去。一切都是黑黝黝的，搁板黑黝黝的，静止的水面是一个空空的圆洞，在我没有用勺子把它搅醒时，没准还能看见桶里有一两颗星星，而水没下肚的时候，没准勺子里也会有一两颗星星。后来我长大些了，长了些岁数。那时候我总等着，等他们全都睡着了，我就可以让衬衫下摆朝上翻地躺着，我听见他们全都睡着了，我没有抚触自己却感到自己的存在，感觉到凉爽的寂

静吹拂着我的下部，心里一边在琢磨躺在那头黑暗里的卡什是不是也在这样做，也许在我想这样做能这样做的前两年他已经在这样做了。

爹的脚外八字得很厉害。他的脚趾痉挛、扭歪、变形，两只小脚趾根本长不出指甲来，这都是因为小时候穿了家制的粗皮鞋在湿地里干活儿太重的关系。他那双粗皮靴搁在椅子旁，看上去像是用钝斧从生铁块里砍出来的。弗农进过城了。我从未见过他穿工作服进城。都是他太太的关系，大伙儿说。她以前也在学堂里教过书。

我把勺子里的剩水泼在地上，用袖子擦擦嘴。明天天亮之前会下雨。没准儿不到天黑就要下。“到谷仓去了，”我说。“正在给马套马具呢。”

在那儿鼓捣那匹马。他^①还会走出谷仓，到牧场上去。那匹马还会走失不见，它准是藏在松树苗圃林里，在阴凉的地方躲着。朱厄尔便吹口哨，只吹一下，声音很尖。马儿打了个响鼻，这时候朱厄尔看见它了，在蓝幽幽的阴影里亮晃晃地闪了一下。朱厄尔又吹一声口哨；马儿从斜坡上冲下来，腿脚僵僵的，耳朵竖起在轻轻抖动，两只不对称的眼睛滴溜溜转着，在离开二十英尺处突然煞住，侧身站着，扭过头来瞅瞅朱厄尔，一副小猫般顽皮而又机警的模样。

“上这儿来呀，老兄，”朱厄尔说。它动了。迅如风雷，以致身上的毛团聚成一簇一簇，鬃毛像许多个火舌在飞舞。那匹马鬃毛、尾巴翻腾挥动，眼珠转滚，在作了一次短短的腾跃式的冲刺之后猛地停了下来，四条腿并拢，打量着朱厄尔。朱厄尔稳步朝它走去，两只手垂放在两侧。要不是多出了朱厄尔的两条腿，他们真像是太阳底下的一座充满野气的雕塑了。

^① 指朱厄尔。

就在朱厄尔快要碰到它时，那匹马用后腿直立起来，扑向朱厄尔。接下去朱厄尔就被包围在马蹄组成的晃眼的迷阵里，这迷阵仿佛用幻觉中的羽翼组成；他在马蹄当中和后仰的马胸脯底下像条闪光、灵活的蛇那样地扭动。就在马蹄眼看要踩到他双臂那一瞬间，他让自己整个身体平躺着腾空而起，像蛇一样灵活地一甩一扭，抓住马的鼻孔然后又跌回到地上。接下去双方僵持不动，激烈地对峙着，那匹马用僵直、颤抖的腿脚支撑着，头部低垂，朝后挣脱；朱厄尔用脚跟抵着地，一只手挡住马的鼻息，另一只手急促地一下下地抚拍马的脖颈，同时用脏话恶狠狠地咒骂那匹马。

他们激烈地僵持不下，时间似乎为之停止流动，那匹马颤抖着，呻吟着。接着朱厄尔翻上了马背。他像抽动的鞭子一样弓身一跃飞上了马背，身子在半空中便摆好骑马的姿势。那匹马叉开腿低垂了头站停片刻，马上又接着扑腾起来。他们用一连串足以颠散骨架的蹦跳跑下小山，朱厄尔像水蛭似的紧紧贴在马肩隆上，马儿跑到围栏跟前又急急地煞住脚步。

“行了，”朱厄尔说，“你闹够了就给我老实一会儿。”

一进谷仓，还不等马儿停下朱厄尔就滑下地面跑在马儿的身边。马走进厩房，朱厄尔跟在后面。马连头也不回便向他踢来，一只蹄子蹬在墙上发出了开枪般的声音。朱厄尔朝它肚子踢了一脚；马龇牙咧嘴把头扭过来，朱厄尔挥拳朝它脸上打去，乘势登上马槽，站在上面。他攀住放干草的棚架，低下头来朝厩顶和门口望去。小路空荡荡的；在这里他甚至都听不见卡什的锯木声。他站直身子，急匆匆地扯了一大抱干草，把它塞在马槽里。

“吃吧，”他说。“趁你能吃赶紧把这些东西消灭了吧，你这满肚子草的畜生。你这招人疼爱的王八蛋，”他说。